

首都圖書館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31

(全印本)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车王府藏曲本

31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31冊目錄

金盒春秋	八—二五（一五本—五〇本）	1
施公案 黃興莊（首本—九本）		334
施公案 故城縣（首本—三本）		435
施公案 桃花寺（首本—四本）		466

金盒春秋八

話說死魂見孫臍的死尸漂在水內好賊滿心道孫臍你今已死付馬尸也旧死心塌地了既同李代摩首之家將回宜梁而去此話不表且說三尸孫臍見屍同回去連忙倒念真言撒了劍訣轉身出水撈下了一尸帶人漂在水內三尸迎步往前行走忽見天色以晚來至一座庄村不過有數十人家路北里有一座廣梁大門三尸上前叩門借宿只見門內走出一个年老的院公問明來歷近內通板不大的工付又出来說道借宿的君子我家員外有請三尸跟着院公進了廣梁門來至書房只見上面坐

有一位老翁是志生打劫

孫三尸

只見他

青絨線緙服中計

三降長丹額下生

三尸看黑忙施礼

代咲旅坐敵茶羹

請向君子你并姓

奔目由神未現看

頸代浩杰巾一頂

水襪涼鞋足下登

虽点年老康肩杜

口把員外并又并

茶罢一齊放下蓋

仙卿何處細詢問

打諢年高有寿翁

負披鶴氅正聲明

面如古月一般美

尤如年壯少壯在

老翁一見忙站起

老者細語能話云

三尸見肉忙陪咲

員外由神在上听 在下並非是客旅 我的那
家住無邪易州城 只因舅投魏回去 遇着瓦爾付馬公
我希他 一拜之交成仇恨 早回院

尚因三年受苦情 好容易 今日得便脫此走
天黑夜曉路難行 來到宝庄求借宿 挽接一需明日行
老翁年听將頭点 口把君子并又都 既從魏國來到此
你必是 認得吾兒鄭安平

老者代咲開言叫声君子你既是從魏國來想必認得吾那犬子鄭

安平了三尸說那鄭元仲如今現在宜梁居住我二人焉有不認得之
礼老者眼望首三尸端詳多會這才開言說君子你莫非是伯倫孫先生表
三尸說在右旧是老者拿所連忙离坐從新又布三尸見礼口中叫連孫先
生有所不知只因我那犬子鄭安平常有書信前來提到孙先生乃高名之士
四海皆知今日相見吾之幸也三尸說豈肯元來員外旧是鄭元仲的令孫多
有得罪比此叙礼已畢鄭太公付家人快看酒飯過來

不多時 書房之內酒飯 二人对生飲盡
鄭太公含春腮代咲 先生連工并二声 余听说

免得一路費神思 付馬一定將响亮 那時却
又有良子又有吃 但不知此計好不好 咱倆商量可使得

魏懿子 三尸听说狠好 咱们促

怕他近城莫操遲

魏懿子眼望有胎里坏叫道要四哥你的這个主义真好果不想起的不
錯旧只一件即黃面汗子他也不提得姓宜梁去的路徑在倘或被你看破
定來那時怎了难道说你我旧把魏子仍下跑了不成胎里坏拿听魏懿子之
言由不得魏懿子叫了一声三弟我暗你平素為人狠伶俐怎如今說起便

促來了那了黃面杆子生在縣內咱把縣運子給他放下我們把他抬起一路連道而行他如何知道三說既是如此旧候有四哥你的主义而行雨了惡賊商良得安那肯怠慢

雨了賊

商量已必主义迎

慌忙上前不消停

拍起三丫回里走

近開步

直扑宜梁一箇凡

他們俱

心急只恨腿子慢

恨不能

一脚近近魏國城

及了賊

只顧騎起不度又

未知青天容不容

轉灣抹角連道走

脚不停拍快似凡

正走中間抬頭看

見了賊

望見宜梁魏國城

且不言

及了縣夫米掙命

在表那

與妙三丫孫伯倫

他坐在

縣內搬運往外看

付又晒見魏國城

胸內暗了說不好

心下自忙吃一驚

元本是

拍我永走替上書

為何又到魏國城

雅是縣夫生才又

安心暗害我殘生

有心競過賊及了

怎奈心中氣不平

三了他

手內拍快口念咒

六甲是文記的隋

用手暗了只一指

登時之間大變更

魏國宜梁如墨染

雨了賊

不分南北東西東

二人越走越不到

只押得

熱汗直流及腿疾

口內不住吁了喘

那管高低路不平

胎里坏

付內暗了未思想

不由展轉在心中

才看見

相幫城門不算遠

為何如今不見宗

想必是

一吋心急走岔路

到叫我的心不明

不言要四胡搖鬼

半言三丫孫伯倫

望看縣底吹口氣

及了賊

只竟縣內沉又中

趙走趙沉把肩狹

只押得

施休酸麻膀子疼 前行正走羅聲响

忽來問

出來了無數的強人把路橫

話說及了縣夫胡里胡塗拍定了三丫孫腹肚前所走只見前面有坐高山

阻路及了賊不覺深淺拍着三丫進了山口走句多時只見前面一座松林

及了縣夫才志入林內只所望的聲羅响有無數的強人攔得

出來只听有人作歌

不種桑來不種田

鎗刀林內要吃穿

有人若打山前過

忌得山下買路錢

言罷一齊吶喊圍果上未及了縣夫一見只啼得驚胆皆列扔下轎子撒

腿旧跑中攝人那里肯依早被那腿快的慘羅赶上伸手揪住大罵好及了

四伏想要逃脫怎得能勾你們有什麼金銀物件獻得上來饒你們狗命火

差還挨空叫你們及了四攔的刀下作鬼胎里坏費四銀銀子三拿听只啼得喘

喘打戰連忙跪倒不住的磕頭口中哀告說道中位了競會罷我

們及了都是窮人給人家抬轎子現在竟也連一文錢也是沒

有不敢說說

又了賊

口中不住來哀告

我二人

拍轎為生賣苦力

大耳那

轎中生的人一了

囊中必有金共良

大耳那

轎中生的人一了

囊中必有金共良

你们快往他处去要
拿听逆撒二人手
里面并无一个人
包袱里面黑煮了
四方了
中佬罗
轿子里
为什么

你们快往他处去要
拿听逆撒二人手
里面并无一个人
包袱里面黑煮了
四方了
中佬罗
轿子里
为什么

说首拉过跌费四
后面又用大棍楞
一直上了峻岭等
石頭開言把話云
中佬罗押解着及了轿夫拍着這塊石頭直扑高山而來相幫大寨不
退只听那塊石頭說話口中叫道轿夫你们及了别拍着我了快些站住
我要下去了说罢咕咚一声那塊石頭落在地下中佬罗和及了轿夫

一齊現睛那里来的石頭只見一个黃瘦汉子他口中叫道中
他好汗慢了的走罢我的腿脚有些个不利落中佬罗和及了
一齊响喊旧把三尸立刻回圓果住了一齊的乱嚷说又
了人他会障眼法兒你我也别管他什么法兒不該兒且把他
占这及了轿夫三尸人快拿上山一仝好去見咱們的家的二位
大王晏恭
中佬罗
说罢上前者動手
推定三尸上山奔
不多一時近大寨
及了轿夫虎在老
战了京了將頭叩

忙把那
放我二人下山等
座上的
那里来的黃面汗
礼老後
叫一声
家住易州燕那郡
我是金枝玉葉人

忙把那
放我二人下山等
座上的
那里来的黃面汗
礼老後
叫一声
家住易州燕那郡
我是金枝玉葉人

我的那
白粉云紫李过义
結昨一盟金生死
匡解忠义都免却
只因有
結下冤仇似海深
他將我
江城遇見鄭太公

我的那
白粉云紫李过义
結昨一盟金生死
匡解忠义都免却
只因有
結下冤仇似海深
他將我
江城遇見鄭太公

要把我
今日得會二寨并
蛇蓋高山剪徑人
及家大王一拿三尸之言滿心欢喜連忙坐上前把孙膝拉往托架到分
金亭讓三尸居中坐下及了人慌忙拜倒同上疆頭地我弟兄外仰先生大
名今日相逢真是三生有幸昔日我等在魏國之時也曾會先生
漢武所前听过湘蓮孙三尸说請向二位寨主貴姓高名二人
兄向弓身控背口為孙先生在上由神細細的听我末將等言

那个人
我们且
忙忙欠身而言道
并非久在此山住

在下马珍当过千总
是是盟弟呼吴解

在魏国
他也在

先生面神在上听
乃是清河展府人
行武出身有功名

只因那

庞统嫉妬奸狡

魏国河東把官作
倚仗付马有叔衡

我二人

回家路过此山下

因此有战埋名姓
观者山景可杀人

不意为官府受荣
堪可阮居理名姓

魏魏屯粮批聚兵
马珍说罢前后话

我恨也是山些奈
忽听得

住在魏城望数峰
三尸闻言把话云

马将军

魏如今

方寸之言说错了
天下七国分强弱

英石作事要揭名
批聚奸汗勇英石

你二人

前子封妻有后成

择个明主投聚下
何必在此为强盗

持一个
到只怕

万古千秋落朽名

我的言词多冒撞

还望那

二位将军把我答

二人一拿孙三尸之言吴解连忙望着孙服一弓到地口并孙先生我弟兄
二人如今尽在膝下之中不知时务今听先生这一派金石良言如梦
方醒我等情向先生但不知天下七国那一国内君正臣良先
生必先知晓望求孙先生指教末将三尸今听此言连忙口呼
二位

孙三尸

代哭前官呼二位

须要由神为意听

这如今

天下七国分江土

惟着齐国主圣明

想当初

宣王登基居混海

全仗有

魏国国母建太皇

这里城

神通果妙谁不晓

武义高强招用兵

也曾赴过棋盘会

湘江日虎五条龙

现如今

魏王出点并天去

背国四

还有能征斥一棚

丞相卜高鞠累康

三家王尸兵法精

中位王把神迎大

俱了是

本领高强文武不

现如今

春王登基坐九五

君正臣良天下平

二位着把陷陷上

何愁富贵却功名

强如在此身落草

万古由博落贼名

马珍吴解拿此话

不由陈改是哭答

二人口内说多谢

先生之言敢不听

但不知

怎去去投奔回去

朝见临淄主圣明

三尸闻言容易

这件事情我之丞

你二人

且在山中住几日

我全那

丞相子要一全行

近朝面奏齐国主

一定差官要迎接

及了人

拿听不由心欢喜

此事全仗孙先生

说罢一奇归了生

吴解想起事一宗

听说是

及了新天生歹义

安心谋害在途中

相送表

思则由他中何用

不如卿上剥皮脔

说罢分付快勒手

立刻把及了恶贼破胸剖心莫要消停

話說吳縣分付僕卒快把了轎夫卸在剥皮亭上立刻破開胸心好和孫先生撒他雪恨三了拿听連說不可這及了轎夫急心怀里又理當除治且看都太公分上饒他去罷登時發放二人下山不表且說三了又和馬珍吳解閑談了一会告辭要走了及了人在三相面說道先生光臨小寨我二人連一點心也未盡那有同走之禮請先生在山中盤桓凡我弟兄是先生人者如何三了說二位有所不知我前卜丞相相約在永安橋見面不可失信說言告辭而別吳解馬珍叫僕卒備了一匹好馬給三了騎上送孫膜下山竟赴永安橋而表此書前所三了未至永安橋會見

了卜面所說虎渴趕之故二人一齊上馬直抵東齊而表

卜丞相

一全三了燕孫膜

催趙茶車往前行

路送行程半了月

暗見虎渴混海城

二位了

一齊打馬將城近

表至了

相府門前下走車

二人迈步往里走

上所生坐就茶更

卜相他

分付家丁擺酒晏

從人各左右各侍

又了人飲罷天晚

家人慌忙獻茶灯

撤殘席

子夏告辭回后云

三了書房去安身

一宿晚景不細表

又到次日早清晨

子夏來至書房內

奉請三了面主公

二人出府上了馬

不多時

表至了教虎紫門

正弟為

春王天子來升展

文武朝恭拜聖明

行礼以畢分班立

黃門官

上展跪倒把主恭

有咱那

丞相卜面回國轉

現在朝門候上行

春王傳旨宣上展

黃門官

領旨磕頭往外行

黃門官領旨出朝把子夏宣近朝細卜走了上展跪倒望架近礼口萬萬歲臣卜面奉旨前往魏國近茶暗訪孫膜今有表王的謝表一道又把

孫膜接來見駕特請左慈天裁春王拿听左慈喜說道有勞卿家送路兄走臨一盞卿家姑且班卜走了叩頭下展春王傳旨宣孫膜見架上上宣領旨出了朝門用声唱唱祝無印的孫膜听真万少百旨宣你近朝見架三了拿听連忙各左近走一滿一點近了朝綱上展跪倒口萬万歲臣孫膜見架望我主万岁了少春王在宝生之上拿目現明

齊春王

齊回面袖往下看

現明三了孫膜之

只見他

俯付皆前身軀小

形容相貌似孩童

細看他年有二十岁

骨瘦如柴似病形

面如金命一般美

昏似倒葉紫又青

春王看罢多一会

虎面全脫火眼容

暗了埋怨卜丞相

為何作敵把居靈

元来這為个燕孫膜

尤如病鬼一般全

靠他能有何本領

千山万水把他并

能可拿名別見面

空負我孤憂將心

別說是

治國安邦理大事

旧謀是

隨朝辦事也無能

若箇他在虎渴住

到叫諸邦破壁

春王請攝多一会

往下開言悟高声

你旧是易州燕孫膜

三了口內在一声

為臣旧是燕孫膜

進朝上展見主公

春王拿听開言叫

孫膜面神仔細听

你在河南且梁郡

住居何戰奏朕听

三了拿听將頭叩

听為臣

至尾跪頭細奏明

孙三了口萬万岁為臣在云蒙山水連調与魏國的付馬馬隔在山山上表王祥老祖孝义三年隔隔他先下山投到魏國袁公招贊東床隔隔自榮蓋貴誰知隔隔在府門外設立大言牌輕視各國諸邦隔隔后隔自知已過恐怕各國王了合兵伐魏隔隔隔本表袁王差遣大司馬徐甲三請為臣下山只因在廣武所布虎渴比試仰陣排兵各呈才能為得罪与他又旧怀恨在心暗設毒計妄奏一平说臣生心謀反將臣双足用去因在牢田

院整三年幸巧我主差遣首相卜商把臣盜去宜果今日得見天恩此乃是臣之幸也春王奪此一姓之故由不得心中不悅陛下開言叫聲孫膜

春王

朕方

為何

三丁向上連叩首

哀王

坐上開言叫孫膜
要你由神仔細听
向你魏國居何任
旧該當奏朕明
帝里帝刀現開信
枉自饒舌費嘴唇
我主老耳納臣音
為臣一刻魏國去
封臣軍節掌板衙
三丁跪到這句話

只見那

未副軒職了不成

官封軍節職不輕

料理因政報朝廷

私通外國生手心

大料有

只怕久后大村生

推山朝去同典刑

春王展上鄭元名

那龐

你旧孩

哀王不曾亏負你

你在那

未在這端不進忠

分付多官將賊知

用手一指即言罵

好又差人將你請

秉定忠心保魏主

决不該

魏國宜梁尚如此

有心今日由下你

立刻用

架上官銀一青各在跑上前云把三丁繩綁二背推二推三丁了朝門直扑法
拆而承且說宇文弼一見天子恩故把龐涓的布兄孫膜向新一丁一哭啼得
因體呆痴心中害怕卜丞相只恐得熱汗直說才要上前保奏又見三
丁田忌越中山班在金塔跪倒口并陛下

三千岁

為臣田忌表見聖

龍架久起九龍墩

千岁年听能半步

田忌特倒將頭叩

有本奏聞主上

未曾開言應代哭

口把我主岁万并

口把我主万岁并

春王一見忙跪坐

御弟上展為何因

但不知

孫膜所犯什麼罪

我的主

去世的

三丁孫膜將他放

那時節

為何是

為臣的

訪得孫希近臨海

丁把他

未曾要把孫膜斬

因母望娘平天下

苦度燕丹費心

燕丹坏胎未降生

扶保丁的鄒江紅

花丁三千菓子金

這如今

卿亦未訪問典刑

想丁当初一姓情

大哉燕丹付馬公

契款望娘知后事

黃金白壁買孫膜

卜商奉旨同南去

好容易

至上海何卿此人

到只怕

我主不教燕孫膜

費尽心机買孫膜

止不住

春王不由也傷心

由不得

到處交難不病男

天下良材寒遠心

因母昭昭望太典

千岁說到傷心處

文武多官齊踏泪

暫且不言朝中事

三丁卿在法場上

可怪孫膜真命苦

只怕眼下要為罪

三丁想罷不代嘆

只見他口中默了味哭文

话说三尸孙膜绑在法场之内回不得心中自思口中嘆气暗叫道苍天哪苍天可恨天下的人命苦莫过我孙膜了今早一全丞相卜商近朝见架指挂圣上一喜必点封官赠朕谁知齐王有眼无珠他竟以相犯取人却不把我孙膜是棟樑之材可惜我空费了满胸的义气齐王不識旧嫌我孙膜把天下七国遊遍也是枉活该是我的时運不至埋怨谁不如趁此朝中的架帖未到何不远远脱逃免受一刀之苦三尸想罢忙呼灵吏望前西北乾天呼声急只見從西北上黑云抖起顷刻之间大雨倾盆忽听得半空中刮拉了打了一个焦雷三尸惜命雷遁去了登時雨过天晴

务散云收架上官正杰圖果自孙膜代等盜新官一到架帖一来可旧要把三尸向刀向新忍杰向来了这一陣暴雨又打了一个焦雷响了一响法场上的犯人没有影不叫这架上官只喘得胆烈魂飞连忙的跑回了朝綱慌忙上原施制口并万步

架上官 野倒叩頭并万岁 我主在上龙耳听
為臣的 奉旨卿拿燕孙膜 押赴云阳法场中
等候朝中架帖到 旧要開刀問典刑 誰知道

忽点一阵下暴雨 半虛空中响雷声 雷声一震真奇怪
犯人孙膜没踪影 因此為臣回朝内 上原見集奏主公
春王金听该官奏 哈了大嘆及三声 眼望着
千岁田忌呼御弟 架上官 奏来之言可听真

你说是什么 孙膜是个大豪杰 神術與妙有才能
為什麼 如今他叫雷擊死 尸首全無化灰老
看起来 孙膜不忠又不孝 今日落得被雷裏
御弟你且回府去 我朕也要架轉官 春王傳旨把朝散

文武下朝到家中 卜商回府用過飯 上轎去到王府中
来見三叔来王子 孟童要 一見子夏以考生
卜丞相 你從魏国回来了 訪得王弟孙伯伦
卜商听得来王向 回不得 心下有些忙吃一驚
旧知是 王了故意来相問 嚇的他
双夕跪倒把礼行
卜老了明知道来王要拿錯兒子連忙近礼叩頭口呼千岁臣奉旨去上河南得孙膜訪来近朝見架指知圣上暗見孙膜立刻卸赴法场向斬不料

空中雷声一响谁知孙膜的宗影全无下官因此不敢回家特来面见千岁三叔王了拿听在堂上微了冷笑呼声卜丞相这件事情你倒推了个干净

三叔王 代恕當喚叫丞相 先生说话礼不通
我孤在三托付你 去訪玉弟孙伯伦 臨行了亭又主付
拿去三十菓子金 你既訪得三公子 旧該代近我府中
為何不來先见我 把玉弟 交給春王主當今
天子不識真豪杰 綁赴法场被雷裏 你还近府来见我

卜商胆大特欺心 你若是 設有玉弟燕孙膜
还有三千菓子金 我孤一還要中延 拿你俱家滿共門
三三說罢回后原 卜丞相 無奈山府轉家门

此書中 不言子夏回家轉 單表三尸孙膜文
赤坊内 借有雷遁脫會走 脚架金先往前行
来至一座高山上 收云撒手往下沉 站在山頭往下看
只見那 面前有生豪松林 三尸他
足步走近松林内 站在樹下自泥音 想后思前心煩惱

不住嘆氣打咭聲 想起當年一姓事 由不得
一陣傷心淚洞津

三尸孫膜站在一棵大樹之下想起當年一姓之事由不得傷心落洞想
從前我孫膜在蒙山李义批揪父母指望下山投到河南舅家貴显珍兒
父母兄嫂姊妹子誰知反受其害好容易逃出魏國來至齊國打探春王
必志李用誰知齊有眼無珠不識英才以相貌擇人算來還是我孫膜
時運不至埋怨誰冤有心回到蒙山当初師父布叔再三相指不叫
我下山是我牛心不听良言相劝誰知道這如今才落得這般

光景

孫三尸 眼望蒙山腮流淚 口把那
師父布叔叫几声 你自知 孫膜下山自是貴
想曉得 弟子大難不難身 有心回上蒙山去
有何考面見布尋 欲代回身孫父母 又恐怕
兄嫂壯嘆我無能 左思右想無出路 旧懷我
活在人間用不中 到不知 起此無人尋自尽
早一命赴嵩冥 可恨那 血海冤仇無人報

便是野獸鹿道洪 正是三尸來尋死 那迎廟
來了蒙山養性人 二尸王教姓前走 有語開言叫康文
你且不必來尋死 從今后 雅隔夾道大運通
該當師侄你山世 功名運運享華榮 三尸拿竹拍頭看
暗見蒙山二道人 孫三尸 往前紫跪三五步
拉住王教大放聲 双夕跪地嘆嗟 布叔連叫几声
為何此處重相見 尤如相逢在夢中 皆因是
弟子不听師父話 要到紅雲爭功名 初到魏國遭教數

刀刑双足成廢人 因在宜早早回院 我力那
猶如同眠受苦情

三尸說布叔弟子只從下山受苦的地方說不盡了辛苦那齊國首相卜高
前到魏國尋訪而我同茶車把我回山了宜早一全子夏來到臨淄指望
身受齊國的官職好拿座揭報仇雪恨誰知春王昏憤不認英才以相
貌取人一見不容分說立刻把弟子押赴法場布刀向新弟子借雷遁
逃走來到此處正要來尋自尽不想遇見布叔來此望求師叔回到
蒙山見了弟子的師父替孫膜多拜上我那恩師旧說我孫

膜死在此處

孫三尸 代泪含悲腮流淚 師叔苗神在上听
回山轉拜恩師架 千万別想我孫膜又 孫膜死在柙林四
空負恩師一片心 早晚之間教訓我 習孝兵書戰策文
空享了 滿囊又兼中何用 眼下旧要命為財
師父布叔白疼我 從今后 不必掛念孫膜又
三尸哭的如酒醉 把一了 听話王教烈碎心
口中只把渾便叫 不必悲啼免洞津 方才我也來說過

你的雅滿利高身 姓居候你交好更 天又安排真又真
如今还回至相府 子夏盼望你回程 三尸說
弟子雅回東齊去 春王知道了不成 王教口中說無碍
師侄只管放寬心 我送你 一套衣服來穿上
还有深香拂二根 王二尸 扭頭忙把遺兒叫
只听林后有人應 見一尸 小道士道童往前行
手拉一支益角青 又見他 將牛拴在大樹上
安乔上 掛定沉香拂二根 忙把包袱裏解下

已腰放在地埃差 王教口把师侄叫 快些穿代莫商停

三尸他 打服色祓由神盾 但不見

紫各样光统眼明 有一顶 三义金冠生光彩

且青袍上云务生 黄绒绿蟒捧九股 水襪凉鞋一色新

三尸看罢心大悦 霎时间定不旧喜坏了神特異妙的孙廣文

話說三尸打開包袱祓由神觀看乃是魚皮冠豆青袍

水襪涼鞋又見一隻青牛安穩俱全判官頭上排定

拐還有双口雌雄我肩劍三尸看罢由不得心中欢悦口中叫

道師叔這些个東西全都是給弟子的玄王教點頭說正是我

的尔这就是你一身粧束王二尸說自又把一杆金鏐本黃旗

取將出來也不过七寸多長遞与了孙雲三尸接來口中叫道

師叔这一杆小小的黃旗乃是英童頭要之物要他何用王教

聞所連：摆手中說道師侄千萬不可這等言講罪过

大料師侄你也不知此旗的利害想當年共周滅紂之時姜子

新將封神全仗此旗的與妙這杆旗名為金鏐杏黃旗想当初

你祖武子至人爭勦天下也仗有此旗的與妙展一展又昏地

暗展兩展日月去光展三展諸神退位任憑他什麼那宝贝兵

刃用此旗一点日回你个雇較現此旗不知緊要只怕你難

解七罰之惡你快將此旗收藏到后来七國揚名成其正果万

是獲身之宝師侄你也不必推遲即速回往臨淄去罷不時山

人因此回山去也

王教他 伸手拉住不放松 說罢才要回轉走 三尸他

有什么店 口中連把師叔叫 仙家停苗且慢行

王教門所將頭点 要緊之言對我講 弟子牢记在心中

子夏丞相眼盼紅 師侄苗神仔細听 你且快回齊國去

全仗苗 这一去 神去筆法妙化工 三美府內恭王駕

那乃是 你的十指变化成 西秦來那把靴進

归本還元完事情 待尋你 討來作靴靴一對

才显神通妙法精 我的尔 恩收金山爭虎將

赤纓帶足把臂成 三喜三怒一小姐 一對死央天配成

只因大闹鎗金特 結下冤仇海樣深 尾眉提兵廉剛死

那时你 救燕代魏显其能 皆因是

枉觀此旗不当事 准备着 丁頭七罰喪殘生

莫想脱过这场灾难 救命全仗天福星 你須要

乍死埋名花园内 誰哄尾滴入五行 千万你

提防妖仙皇甫智 前番破戒摆神兵 增灶減灶與人馬

馬陵川内劈道洪 毛頭陣上將仇報 才能勾

根行錄端把仇成 王教說孙雲我的尔功成緣滿即刻归山了道尔若是貪着名

利只怕定遭阴人执边之言為害王教說罢只見三尸代哄兩

言口等師叔方才你老人家說這此言詞弟子連一句也不能

懂得王教說孙雲方才我說的这些话全都是未来之事你怎

能知道只要尔牢：记在心坎后来自有后驗

王教他 說罢架着騰空起 去了敬山了道真

三尸他

一見那叔四山去

忙罢衣服穿在身

代上三义魁一项

裁眉劍圭背上掛

相配沉香拐二根

樹上忙把青牛解

認鑰板安卿倚傍

三尸上了青牛背

硬腿催牛也不行

沉香拐

对淮后跨牲上打

只听吧入响一声

青牛付痛走一步

付又跨牲不肯行

三尸幸拐又一下

益角青牛可到好

又迈一步动不能

三尸他

打了三拐走三步

仍然跨牲也不行

三尸为人心慈甚

不肯又用拐来拐

笨物既然他不走

旧讓打死用不中

三尸不忍倚牛打

谁知青牛更作精

他见主人不来打

把头一扬脖项看

往后倒退正三步

仍在那

旧窝站住不动身

只見他

只中不住猛一叫

急的雨眼似金灯

三尸一見心好恼

大罵笨物死死人

走与不走我不怕

为何后退吼連声

要这笨物中何用

到叫他

就候我的路途程

三尸哎哨好笨物

气死我也这还了得

我連打了他三拐他才

走三女我要是奔到

東齐临淄这可打得他

多步拐呢你说不

打他罢可道如他所性退回本嘴了我往这刀笨物畜生南到

多响是了了手也罢不如跳下这了笨物把他扔在此处早赶

恰要紫三尸想罢赌气了跳下牛来把偏疆一扔才待要走忽

听空中有人高声叫孙宾你松手不德着他走了说罢双云落

将下来三尸观瞻正是王二尸三尸口尊师叔弟子被这了笨

物把我度的受不得了要这笨物作什应弟子打了他一拐他

走打了他三拐他走三步不打他入往后至退师叔尔老人

家白睛上他上所性临往連動也不勒王教习所三尸之言由

不得呀将起来说孙宾我的尔你那晓得这隻牛的未来相当

年老子尸在勒天下三时打仗冲竿对壘厮杀行勒如飛能日

行万里如何打得呢你不能知道地有一个毛病待我告诉与

你口用左夕盖牲他左边一顶他走勒如内電一兼你用左夕

盖牲右边一顶他旧站住你要叫他架云只把左手的沉香

香拐往他左犄角上连点三点他能の足闊要叫他落地

用右手的沉香拐往右犄角上连点三下他旧落地故此他的

名为如意益角青你快騎上去罢

王教他

说要架云騰空起

霎时不見二洞真

三尸望空忙拜謝

慌忙跨上益角青

忙用那

左边碗夕右边頂

只見那

青牛时下四足登

電轉星危快又穩

牛背上

喜坏三尸孙伯冬

忙用拐

左边犄角点三下

登时周

四蹄八办起祥云

只听的

旧地一阵尾声响

顷刻之间起在空中

神牛委果走的快

架云騰务頓飯工

王走之向坐下着

着見臨淄混海城

三尸也

去人之处往下落

真扑了

卜商府門性前行

三尸来至了丞相府的门首下了青牛上前用手擊戶叫道里

面有人底只見守門官員走将出来一见三尸这来打粉門官

並不認的连忙的問道上者你是那里来的三尸说借車通京

一声旧说是孙宾特来求见門官问所孙宾前來那里还敢代

慢连忙轉身往里危危来报丞相且说丞相有從打三夷府回

来心中实点煩向独自坐在前所之上由不得沉音犯愁

卜丞相

独字坐在前所上

心中暗自思尋

后悔当初行的错 听信傍言当作真 不該前姓河南去
造茶为肉话相伶 沿途受些屈霜苦 好容易
访着先生孙伯伶 我与他 全進臨海到混海
代進朝剛見主公 指望將來他封贈 扶保東齊錦江紅
不承望 我主見了孙伯伶 反到動怒下狠情
当黑榜肯將他鄉 立刻回 推云朝門向典刑
鄉赴桑坊云阳市 誰知孙宾被雷轟 這如今
三家王了番了恨 望我卜商要相伶 若要沒有孫孙宾

还他三千葉子金 后日若要滿了限 怎去見了孟常君
走王一时心動怒 他若是 本奏當今了不成
子夏正然沉音想 忽然見 內官前來报一声
口内連上呼丞相 石上的神仔細听 外面來了一道士
身上衣裳是豆青 口稱是 茶車代來孫孙宾
采見丞相有事情 子夏听心歡喜 连忙迈步下大所
霎时來到府向外 猛脚騰 瞧見了神机與妙
的孙伯老

話說丞相子夏听府門官之言心下沉音犯想暗上說道孙宾
在魏國之時全然凭着神通與妙詭與魔今日到齐國被我
主所那推云朝去旧要立刻回刀向新息然平空中打了一丁
焦雷地的宗影全去批我想此事有些了差異未免准是孙宾
又生云什麼法術也未可知我接云府門一看便見明白上
老尸想罢欠身离坐还下不了又所往外所走云了大門奉目
觀看果然見迎面站着一人手中拉着一隻青牛渾身的穿
長突然威武分外的鮮明見三尸頭代一頂三叉冠身穿豆青

袍朕計黃城魏魏足登水被涼紫背後押定我眉劍兩手雙
拐子夏可尋時心下自思暗上說此人的莫某却与孙先生
一某只是穿長打扮不全承相正然尋思忽見三尸向前口
尊卜丞相你也不必動疑了吾乃燕人孙宾同來了來看望承
相卜老尸听連忙往前走了几步付又把三尸細看了一遍
果然是三尸孙宾由不的心中火悅
卜丞相 不由心中多改悅 上前伸手拉住伯
果是先生回來了 且請進府莫消停 三尸迈步頭里走

石跟蟾宮折桂郎 末到了 大所之上分宾主
三尸他 忽然想起孟角青 脚力还在府門外
失去青牛了不成 才代叫人拉脚力 猛脚騰
看見青牛往里行 來至府前台阶下 喀喀貼住立身行
三尸觀看心歡喜 暗誇好了如意青 正是三尸誇脚力
忽听丞相向一声 代喚開言把先叫 在上由神貴耳听
今日个 我主動怒將你鄉 立刻回
推赴云阳向典刑 忽听見 半虛空中雷声响

先生登時会影踪 都說是 先生你被雷擊死
可伶臨死不善終 下官回府正伤感 听说先生你到臨
快把那 旧里情由對我講 也叫卜商心内明
三尸向听腿代哭 呼相尸 在上由神細听明
三尸外宾口呼坐相你怎知其中内里的詳細只因為春王待
肯將我鄉赴桑坊新首是我孙宾料施一点小法術也不過
是騙哄過市人的耳目只因春王不肯用我孙宾恨好我孙伯
伶正要归山呢誰知丞相為我反到受美王之氣我今特來到

貴府中与丞相分憂來了卜老尸迷忙回言口等孙先生說那里話來下官因便受点屈兒也去有什么要緊的只是空勞先生送些座白來一盞說罷卜老尸忙把三尸讓進了上房坐下說先生既然回來少不得和我同去見三王自然有個方向三尸說丞相这件事情你別不用着急我孙家自有妙法

孙三尸

坐上南言呼丞相

不必着急肉里忙

孙家自有玄妙法

管你丞相沒付款

山人恰你一搭物

將此物

只管拿進三王府

親面前去見三王

這字物件只万外

白試上

誰沾便宜誰受傷

丞相因所迷理手

先生休哄我卜商

但不知

你有什么物這系貴

旧能勾

万双黃金價值昂

三尸說

丞相不必心憂慮

山人不能把你証

求丞相大人的駕

祿他三軸白紙画

速去拿来到出房

一夜画成三軸画

明日丞相喜非常

只管前去去王見

定折黃金葉子付

快此預備莫賄付

丞相去拿来分付

家丁因听手脚忙

总而言

白紙祿成三軸画

家丁們

登時拿来進上房

中家丁用兩祿了

三軸画拿進了上房

三尸接過來看了一看

放在了卓案之上

口叫丞相明日早起

好來取画拿去見那三

家王尸丞相明日

將画獻上三家王

尸千万不可說孫家画

的他若益問你旧

說是你家祖傳的古

画價值万金情愿折与

王尸要卜老尸因

听三尸之言滿心里

不肯深信口中叫道

先似說的這口話

也大誇了怎在三

卷画旧值三千以黃

金我旧是先有点

不信滿打省是我

卜商依了大概三

家走王只怕

不依要三尸說丞相只管放心山人再不哄你卜老尸告辭回

后去了到了次日早起丞相淨面已畢穿代侍當來到上房与

孙家相見及了人叙礼归坐三尸眼望着卜商口等丞相請話

孙三尸

眼望着卜商呼丞相

千万的

不可視輕三軸画

丞相拿進三王府

在上首神仔細听

只說是

算來價值万双金

折替三千葉子金

祖上待百貴室珍

臣的家宅去共余

低頭无语自沉音

子夏因听心暗想

思想多時忙想起

打問古画袖苗神

眼望着夏肥話云

三尸伸手忙奪过

卜尸听說兩言道

丞相休要着古画

三家走王若益問

淺漏玄机了不成

我怎肯

不叫观着為何情

付内多乎自沉音

孙先生

其中一定有別情

那时我有什么話云

三家王

三尸只話云防碍

望我來要燕孙家

卜尸肉疑心不定

我且把

不叫大開古画着

倘若不依有外錯

三軸古画拿了去

三軸古画拿了去

献与王尸看分明

那时節

文結孙家去事情

卜老尸想罢吩咐

出童小心伺候孙老

尸說罢告辭了孙三

尸令人拉馬來認澄

板安上了坐季家

人眼在后而捧定

了三軸古画直扑

王府而

來卜丞相奇在馬

上一必里走着一

必里必中犯想恐

怕此画

的平常不值三千

及金子倘然勒想

都有些难保卜老尸正然思想猛抬头一看来至王府的门首卜丞相连忙下了马门官一见卜老尸前来连忙上前迎接答成官早用衣到良安展展跪倒口等王尸在上今有首相卜商前来参见

孟常君

卜丞相卜尸到

王尸付内自沉香

思想多碍那件事

所为燕山孙庶友

他说是

奉旨前来魏国去

进奉考由访高人

我孤听见访孙宗

送与了

卜尸三千菓子金

擎住魏国访王弟

为国求贤访伯伶

卜尸他

访着孙宗回国转

並未见我孤穷

他先犯

玉弟代进朝刚去

心想有

擎功受赏沾主恩

不承望

天子勒起卿孙宗

押赴云阳问典刑

忽然天上雷声响

法坊内

登时失去孙伯伶

算起来

正是卜尸轻看我

他把我孤当作人

只因他

昨日在三哀怜我

我孤临他三日工

今日卜尸又来到

定有原故在内中

孟常君他低头想

忽听那

三王因忌叫皇兄

依小弟

且把卜尸叫进府

着他又有何事情

孟常君

同听陛下忙吩咐

快代卜尸进府门

答成官忙进府

叫声丞相你是听

三位王尸要见你

快些跟我进府中

卜老尸

连忙迈步进王府

限定了

答成官员往里行

哀在了

良安展前双少跪

口等那

三位王尸为臣有古画献与王尸整着分明

话说丞相卜尸上了良安展恭见了三家王王孟常君姓下南言叫道丞相你今日进府来见我孤莫非丞相寻着我那玉弟孙宗了卜老尸连忙进礼口等王驾在上那孙先生他已被天雷轰死叫为臣往那里去寻找他孟常君说既然没孙宗想冥来丞相一定是还魂的三千又黄金子来了卜丞相说道我为臣的也没有金子孟常君说子更往口你又我不为孙宗又没有三千又金子但不知你进府来何事呢卜老尸口等王驾干岁在上只因为臣家下贫穷不能培王尸三千又金子臣的家

中现有祖传三轴古画价值万又金子为臣出于无奈等来献与千岁折替三千又金子孟常君说丞相你没有金子我还有三轴古画献与我来折替三千又金子臣丞相说正是二王尸在一傍闻言叫皇兄千万不可听信卜相之言世界上那里三轴古画旧值三千金子的道里卜老尸说王尸你有可不知要真为臣祖上传给这三轴古画价值黄金万又只因事出无奈等来折且折与王尸三千又金子臣明日若是孙宗金子都有还要前献画孟常君同听卜尸之言由不得心中欢喜

孟常君

一生最好现古画

听见那

卜尸之言满西春

眼望四思呼玉弟

且听愚兄对你说

世界中

古画能琴会赏宝

轻与难得果是真

何不叫他等来看

断一断

能值三千菓子金

果然要相旧曲下

折替三千菓子金

三王因忌听头点

皇兄之言礼上通

孟常君

往下闻言呼丞相

你的那

古画现在那边存

快些拿来我视看

好折三千菓子金

卜尸说

臣的家人等古画